

結肖連兮，我嘛會使講：「幸福兮是離鄉開故鄉兮囡仔  
 。」咱想看覓咧，即个世界有幾個儂會當驕傲兮來講  
 ——阮無鄉愁！離鄉背井，唱《黃昏兮故鄉》唱甲目屎  
 流、目屎滴，怎樣會無鄉愁？我真正幸福，我來自佳里  
 ，來自鹽分地帶兮第一大都市，我無鄉愁；假使若有兮  
 話，干礁四點鐘兮遊覽車旅途，我着有法度來治療我兮  
 鄉愁。

在即个時常落雨，時常愛紮雨傘兮都市；在即个隨  
 時愛關門、愛鎖門、紮鎖匙出門兮都市；即个薰味、酒  
 味、粉味滿滿是，互我墜落兮都市，烏煙毒氣滿滿是，  
 互我三更半暝猶是睏去，互我偈促兮都市，我真嬾！  
 我兮心不時咧唱陶淵明兮「不如歸去！」是啦，我是佳  
 里儂，我隨時卜轉去佳里，參鹽分地帶兮朋友門陣。我  
 上蓋討厭迄種唯城市來兮觀光客——誠聳勢行過鹽分地  
 帶兮風景線食海產，嚇虱目魚湯，一下仔喙拭拭咧，趕  
 倒轉都市；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我即次轉來，一定嚴  
 格要求家己變成一叢苦楝，深深釘根店咱兮土地、咱兮  
 田岸，毋倮離開。

## 回鄉偶書

### 一、鄉音無改鬢毛衰

出外流浪赫濟年，漂浪異鄉兮日子，我亦是堅持我  
 兮鄉音，離鄉不離腔；我猶是非常堅持細漢兮習慣，大  
 聲講阿母兮語言，大聲唱鄉土兮歌謠，用下港特殊兮腔  
 口。揞着流浪兮行李，徘徊異鄉兮街路，我猶原堅持故  
 鄉兮習慣；街路邊食一碗故鄉兮口味——鹽分地帶兮名  
 產虱目魚湯。蘇俄大詩人普希金兮作品《鳥仔》是我非  
 常欣賞兮作品：「我佇異鄉兮街仔路，會記着故鄉兮習  
 慣；在惠風和暢兮春天祭日，將鳥仔放生。雖然是一隻  
 兮鳥仔，我會當自由來共伊放走，心胸感覺非常兮安慰  
 ，心內兮鬱卒亦無去矣！」徘徊佇異鄉兮青紅燈跤十字  
 路口，看着異鄉兮閃爍燈火，我定定來吟誦普希金幼秀  
 兮詩句；普希金兮詩安慰我心內兮空虛恰稀微。「會記  
 着故鄉兮習慣」，我亦數念故鄉兮風俗；過年過節，互  
 汝偌仔無閒，一定撥工拚轉去故鄉，參加故鄉兮廟會。  
 即幾冬來，我非常堅持我兮鄉音，堅持我兮草地味，無

去互都市文明同化去。賀知章兮詩：「鄉音無改鬢毛衰」，老老實實說出我兮心境；我少年兮面形已經改變，我兮鬢角已經咧落霜矣；歲月真正是無情啊。但是我兮鄉音猶原無改變，以後嘛猶改變。

我一直無法度來認同即款兮看法——晚唐兮詩人講：「未老勿還鄉，還鄉會斷腸！」我兮看法拄拄倒反；猶未老着愛回鄉，無，會真艱苦！毋是我狡怪愛唱反調，阮姓黃兮老祖先——宋朝嶠公兮名詩：「駿馬匆匆出異方，任從勝地立綱常。年深外境猶吾境，日久他鄉即故鄉。」，我嘛無蓋欣賞；外境着是外境，他鄉着是他鄉；不管安怎年深、安怎月久。不管如何，我兮頭殼轉過來；他鄉、外里是一個無法度改變兮事實。在異鄉兮花開花落，天光天暗，我兮心肝總是叫着故鄉佳里興潭仔墘兮名字。頭舉起來，雖然長空萬里，但是我思念兮是故鄉兮天空；「江山信美，但洵非我鄉！」、「人情同於懷鄉」，王粲兮《登樓賦》，實在講咧誠着。

所以，我時常唯軟紅十丈兮紅塵勾跤，當我無法度忍受市內青紅燈兮閃光，無法度忍受儂聲、車聲兮吵吵鬧鬧，烏煙毒氣兮轟炸，我時常落荒而逃，枝仔冰「涼！」，野雞仔車坐咧，四點鐘兮車程，着拚轉來鹽分地

帶——詩人兮故鄉。迄今時陣，時常是三更半暝，故鄉潭仔墘恬摺摺，干礁阮兜三樓頂、廳兮燈火猶光光咧迎接我。

真奇怪兮代誌！我若離開鹽分地帶，就會在閃晰兮台北城燈火裡、恁去；日落黃昏，異鄉兮鳥隻店四邊叫啼，我着無法度老神在在來處理補習班兮代誌，抑是看冊、寫作；夜色來時，晰一下晰一下兮霓虹燈咧向我曳手，我房間坐癩癩；一下仔計程車坐咧，着去揣故鄉兮朋友咁酒，咁甲醉濛濛，毋知影天光。即幾冬來，佇酒杯裡失身、沉淪，漸漸我兮心靈拋荒、我兮面目可憎、我兮領管筋不時恒恒、我兮記持一日一日差，真正恐怖；漸漸我無法度來思考、來寫詩、寫文章；文學離我愈來愈遠，真是令儂怨嘆。我一首店《台灣時報》副刊發表兮台語歌詩，毋是蓋滿意，但是會當正確來描寫我兮心情。詩安爾：

為甚也？天公伯也我問汝，為甚也，我愛來離鄉背井，離開可愛兮鄉里？流浪千萬里！來夠人情冷落兮城市，互儂恥笑，互儂點點指指。為甚也？阮着愛離根離枝，離開可愛兮妻兒，隨風奔走千萬里，食足濟鹹酸苦味。為甚也？為甚也一直重演即款兮

代誌，流浪無了時！<sup>liau²</sup>日落黃昏，暮色罩四邊，<sup>ta³</sup>異鄉  
 兮鳥隻來叫啼，<sup>thi⁵</sup>我着來想起故鄉兮漁船，燈火紅記  
 記；淒涼兮月光暝，看天邊閃光兮孤星；暗淡兮亭  
 仔跤，面對暗淡兮燈火，食一碗外省仔麵。為甚也  
 ？為甚也？阮愛忍受思鄉兮凌治，<sup>ling⁵</sup>靠酒杯過着痛苦  
 今日子！<sup>aˣ</sup>天公伯也我問汝，這是甚也道理！<sup>ze¹</sup>為甚也  
 ？為甚也？阮無法度像一叢樹仔，<sup>zang⁵ a²</sup>店可愛鄉里，生  
 葉發枝？一世儂店鄉土，<sup>m⁷</sup>毋免分開，毋免奔波他鄉  
 外里；互我放膽文章，拚命來寫詩。用阮兮筆，一  
 字一字來寫出社會兮冷暖，<sup>luan²</sup>人間兮悲喜。啊！天公  
 伯也，我問汝。<sup>aˣ li²</sup>

那親像鯉魚失水咧，<sup>na² li² le⁰ na⁷</sup>我若離開故鄉，我着無法度思  
 考，我着偏離文學兮航道。<sup>hang⁵</sup>所以，自救之道，着是隱遁<sup>tun⁷</sup>  
 ；隱遁毋免揣蓋濟兮理由，<sup>m⁷ cue⁷ ze⁷</sup>我時常三更半暝唯台北市兮  
 閃晰燈火逃遁，<sup>tun⁷ mai¹ tau⁷ hang⁵ tun⁷</sup>買棹歸航。「逃遁」是一門高深兮學問  
 ，古早儂講：「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老練是文章」，<sup>lau²</sup>  
 知影「逃遁」則（才）知影人生兮三昧，則（才）真正<sup>mui⁷</sup>  
 讀捌人生兮冊。<sup>bat⁴</sup>有儂講做儂愛會曉講「毋」，會曉「拒  
 絕」；<sup>li²</sup>我講汝愛會曉「逃遁」抑是「隱遁」。<sup>iah⁴</sup>「逃遁」  
 其實着是一種彎彎幹幹兮拒絕。<sup>uat⁴ x</sup>已經四十外，性命已經

行入來中年矣，<sup>kiaN⁵ aˣ</sup>如果在庄跤，<sup>kha¹</sup>老輩笑談兮講法，<sup>khue¹</sup>我已經  
 行過松仔跤，<sup>cing⁵</sup>咧卜接近鐵枝路，<sup>le⁰ beh⁴</sup>毋免偌久，<sup>lua⁷</sup>目珠瞞一下  
 ；着接近牛灶，<sup>zau⁵</sup>牛灶過去着是冢仔埔矣。<sup>thiong² aˣ</sup>性命已經行過  
 日頭中兮中晝，<sup>tau⁵ sua⁵</sup>繼落去日頭漸漸斜西，<sup>cia⁵ poo¹</sup>盈哺啦，黃昏啦  
 ……親像牛車落崎，<sup>kia⁷ ui³ hian³</sup>性命唯「絢麗」慢慢行向「平淡」  
 。所以放落屠刀，<sup>too⁵</sup>馬上來珍惜性命兮每一片斷；<sup>e⁵</sup>既然  
 二十外冬來，台北城像一支招魂兮手，<sup>ziau¹</sup>不時着共我招來<sup>zio¹</sup>  
 車水馬龍、儂聲車聲吵鬧兮台北城，<sup>ku¹ sui² ma² lion⁵ ca²</sup>虛度光陰，<sup>hi¹</sup>浪費青  
 春；我一定愛自我救濟——「逃遁」<sup>tun⁷</sup>是上蓋好兮救濟，<sup>kai³ ze³</sup>  
 奔向南方，逃轉來故鄉，<sup>cuī³ zun³</sup>逃轉來咁一喺大圳兮溪水，解  
 消滿腹兮鬱卒；<sup>pak⁴ ut⁴ zut⁴ taN²</sup>然後放膽文章，拚命讀台語冊、拚命寫  
 台語詩、台語散文，「三更燈火五更雞」，向前行，甚<sup>mih⁴</sup>  
 也都毋驚！二十外冬來流浪台北，<sup>tui⁷</sup>墜落商場兮損失，連  
 本帶利，愛加倍討回；<sup>than³</sup>趁人生兮黃昏猶未來，<sup>iau³ bue⁷</sup>夜色猶未  
 來，好好仔奮鬥；古早儂講：「山重水複疑無路」，<sup>tion⁵ hok⁵ bu⁵</sup>無  
 的確下面是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，<sup>khak⁴ e⁷ liu² bing⁵ cun¹ ma⁷</sup>嘛無一定！<sup>ma⁷</sup>

## 二、詩，我兮初戀

詩，是我兮初戀。<sup>e⁵</sup>小小兮年紀，十四、五歲，我着<sup>e⁵</sup>  
 佇《南縣青年》<sup>ti⁷ kah⁴</sup>恰宜蘭朱橋先生主編兮《青年生活》寫

詩、寫散文。過去兮種種，<sup>lik<sup>s</sup> × hua<sup>7</sup></sup>歷歷如畫，我永遠記佇心肝底。初中二年，上地理課兮中晝時，<sup>tau<sup>1</sup></sup>南風吹來，儂誠愛睏；老師兮上課布布無味，我一下着夢見周公矣；<sup>a<sup>x</sup></sup>雄雄唯窗外飄送入來一陣咯一陣兮蟬仔聲，蟬仔聲挨着我心肝底兮絃仔線，我一下仔精神起來，<sup>jiok<sup>8</sup></sup>若有所思，若有所悟，<sup>giah<sup>8</sup></sup>舉筆在地理課本兮空頁寫一首自由體兮新詩。大概干礁十一、二嘅，但是家已看、愈看愈滿意；<sup>ha<sup>7</sup></sup>下課兮鐘仔聲一下仔響，我着走去教官室，好膽來請教董培元教官《南縣青年》兮通訊地址，<sup>beh<sup>1</sup> ka<sup>7</sup></sup>卜安怎來共伊投稿兮種種問題。放學轉來，來佳里興市仔邊兮文具店買一刀稿紙；<sup>tng<sup>3</sup> siam<sup>2</sup>sih<sup>1</sup></sup>暗頓食飽，在閃晰兮番仔火燈跤，我着開始我兮處女航，<sup>zit<sup>4</sup></sup>開始我即世儂寫詩兮旅途。天公伯也疼痛，<sup>a<sup>x</sup> mui<sup>7</sup></sup>素昧平生兮編輯，亦真捌貨，一下仔着將我兮處女作《蟬仔聲》<sup>ka<sup>7</sup></sup>登出。印象中是讀高二兮寫小說兮學長林秋村來共我講，我則（才）知影；<sup>ziah<sup>4</sup> ko<sup>3</sup></sup>一個月後我領着五箍銀兮稿費，<sup>khoo<sup>1</sup></sup>歡喜甲跤弄手弄，飯攞食殮落去！

時間那流水，那電光石火，<sup>na<sup>2</sup> ziu<sup>1</sup> nih<sup>4</sup></sup>目珠一下瞞，三十八冬過去矣，三十幾冬，<sup>a<sup>x</sup> ta<sup>1</sup> lng<sup>7</sup></sup>干礁出版兩本中文詩集《蓮花落》、《蟬螂的哲學》，一本台語詩集《雉雞若啼》，<sup>thi<sup>7</sup> na<sup>7</sup> thi<sup>9</sup></sup>薄薄仔三本，實在真見笑。對詩，我是一往情深，<sup>siau<sup>3</sup></sup>盡忠報國

兮；雖然為着生活，為着顧三頓，南征北討，我一直無將詩放殮記。<sup>be<sup>7</sup> bing<sup>s</sup> ×</sup>冥冥之中，我是在蟬仔聲兮吼叫，<sup>hau<sup>2</sup></sup>接受詩神「繆斯」兮召喚來寫詩兮；詩兮起步是因為一片洋溢兮蟬仔聲。所以，我兮詩受着繆斯兮疼惜，<sup>thiaN<sup>3</sup> khah<sup>4</sup></sup>比較恰有音樂性，詩兮韻律恰豐富，<sup>un<sup>7</sup> khah<sup>4</sup> bing<sup>s</sup> ×</sup>冥冥之中，可能是有原因兮。

我兮出發相當早，早甲會驚儂！<sup>lang<sup>9</sup> khah<sup>4</sup> ki<sup>7</sup></sup>比較恰出名，家已亦恰滿意兮作品《三月》，<sup>ti<sup>7</sup> ji<sup>7</sup></sup>佇嘉義師範二年兮時着寫好矣，發表佇一九六四年出版兮《笠詩刊》第三期，<sup>a<sup>x</sup> na<sup>7</sup></sup>我若無記唔着，<sup>m<sup>7</sup> tioh<sup>8</sup> hit<sup>4</sup></sup>迄時兮主編是林亨泰先生；<sup>hing<sup>1</sup> zit<sup>4</sup> koh<sup>4</sup></sup>後來即首詩咯收入鍾肇政先生主編、文壇社出版兮《光復二十年台灣文學選集》兮《詩集》裡。<sup>ziong<sup>1</sup> tiau<sup>1</sup> lin<sup>9</sup> hit<sup>4</sup></sup>師範畢業迄一年，我轉來鹽分地帶兮將軍國小教冊，《台灣文學選集》兮《詩集》寄夠我兮手頭，<sup>ti<sup>7</sup> lin<sup>9</sup></sup>看着十八、九歲兮我，佇冊裡出現，感覺真心適！<sup>sik<sup>4</sup> ta<sup>1</sup> thi<sup>3</sup></sup>規本冊干礁我剃光頭，<sup>boo<sup>4</sup> ioN<sup>7</sup></sup>高中生兮模樣；其他攞是鼎鼎大名，<sup>ting<sup>2</sup> boo<sup>7</sup></sup>我欣慕兮文學前輩；<sup>e<sup>7</sup> tang<sup>3</sup> ka<sup>3</sup> khu<sup>1</sup></sup>會當參前輩並駕齊驅，真正是三生有幸！

但是，<sup>siau<sup>2</sup> liau<sup>2</sup> × bi<sup>7</sup></sup>「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」，古早儂講了無錯；師校畢業，然後考大學，然後想卜翻身、想卜改變黃家落泊兮命運，<sup>loh<sup>1</sup> poh<sup>4</sup> tui<sup>7</sup></sup>所以棄文從商，<sup>ti<sup>7</sup> phah<sup>4</sup></sup>墜落風塵，佇生理場拍畚，<sup>phun<sup>2</sup> lin<sup>4</sup> ta<sup>1</sup> un<sup>2</sup></sup>結果災情慘淡，遍體鱗傷；我干礁抽身隱退，偷偷

拚轉來故鄉，喘一下大氣，療傷止痛了後，則（才）有  
 法度舉筆上陣，倞來吐絲寫詩……所以有法度佇兵荒馬  
 亂，生活動蕩不安之中，來出版三本詩集，亦算殮耨啦  
 ！啊！嗚呼哀哉！

### 三、佇暗暝點燈

天註定，咱愛行田岸仔路，迄號細條、狹狹仔、澹  
 澹濕濕、嵌嵌窟窟、坎坎碣碣兮路。

天註定，咱愛彎彎幹幹，翹來翹去，行真遠真遠兮  
 路。親像牛車，行佇牛車路。

咱註定是一隻海鳥，愛不時咧飛，飛，飛過茫茫兮  
 海水，飛過稀微兮沙汕，飛過無儂兮港口，無限兮關山  
 ，無限兮漂泊；飛，飛，一直飛，海風冷冷，吹疼咱兮  
 胸前。一片白茫茫啊，遙遠兮地平線總是叫着咱、叫着  
 咱，叫咱飛；飛向茫茫兮天色，茫茫兮命運，茫茫兮未  
 來——這是咱兮命運，親像風中兮葉仔，慢慢飛，慢慢  
 消失。

咱是擔擔兮，肩胛頭擔兮是二十世紀上蓋落簑，上  
 蓋殮時行兮行業，街頭巷尾玲瓏瑯，賣雜細仔；一步一  
 步行，一步一步行着上蓋寂寞兮路。

咱是詩人，行着二十世紀上蓋稀微兮路程。詩人在  
 歷史上是真輝煌兮，但是在二十世紀兮今日台灣，二  
 十一世紀兮前夜，只不過是一個笑話。

但是，咱是詩人，咱猶原堅持行咱兮路，毋敢耽誤  
 。不管是風，或是雨，猶原行咱兮路。不管嵌嵌窟窟，  
 坎坎碣碣，塗跂澹澹濕濕，咱猶原堅持行咱兮路。

二十世紀兮台灣，舉頭無星光，亦無月光，一片暗  
 摸摸；但是咱猶原點一葩燈光照路，向前行，行咱兮路  
 ；甚乜都毋驚。

### 四、想阮阿爹

若想起阮阿爹，心內會抽疼。

落雨兮暗暝，雨落佇厝瓦、落佇窗邊、落佇岑墘點  
 點滴滴；聽着雨聲，時常來想起阮阿爹。風颭兮暗暝，  
 一片暗搓搓；風颭厝瓦，厝瓦強卜飛去，規間厝搖搖擺  
 擺；風颭阮厝後兮籃仔花，籃仔花軟弱兮花枝；即款兮  
 暗暝，我睏殮去，我時常想起阮阿爹。

阮阿爹是大团，阮阿媽干礁生阮老父一個查甫，下  
 面有五、六個小妹，需要伊拍拚做工，來養飼。十八歲  
 起，伊着在蕭壠糖廠夯糖仔，在高雄碼頭夯貨，做苦力

；出外食<sup>kiam⁵</sup>鹹、酸、苦、澀<sup>siap⁴</sup>，細漢時代<sup>hue⁷ eˣ</sup>兮我，是無法度來體會兮。

阮讀北中初中部分時陣，中晝時，時常<sup>tau⁴</sup>冒着赤炎炎<sup>moo⁷</sup>兮日頭光，來糖廠參<sup>tia¹</sup>阮<sup>hue²</sup>爹<sup>tau⁴</sup>做伙食中晝；湴仔寮參伊門陣<sup>gia⁵</sup>夯糖兮朋友，定定共我阿<sup>tiaN⁷</sup>啫<sup>ka⁷</sup>阮阿爹兮力頭誠飽<sup>o¹ lo²</sup>，<sup>e⁵</sup>跤路<sup>ziaN⁹</sup>咯<sup>kha¹</sup>好，一口氣會當夯三包糖上<sup>khui³</sup>棧<sup>zioN⁷ zan³</sup>，健步如飛<sup>kian⁷</sup>，那像踏平地<sup>na²</sup>迄一樣。我聽<sup>hit⁴</sup>一下，驚<sup>e⁷</sup>一<sup>tio⁵</sup>趟！暗中歡喜，暗中計算，三包糖<sup>a²</sup>仔，量其約仔，至少<sup>a²</sup>嘛有三、四百斤，怎樣有可能<sup>ma⁷</sup>，這<sup>ze¹ m⁷</sup>嘅着像薛仁貴<sup>hit⁴</sup>迄一樣、天生兮神力！<sup>ioN⁷</sup>想來大概是為<sup>lai⁹</sup>着顧三頓、養飼厝內兮大細<sup>ke⁴ than³</sup>，加趁一寡錢則（才）來拚<sup>ziah⁴</sup>性命，<sup>ka⁷ cui³</sup>齧<sup>gia⁵</sup>喙齒根夯粗重。想夠<sup>zit⁴</sup>即个所在，有一點仔悲涼<sup>khoo¹</sup>，我兮目<sup>kiN⁵</sup>籬紅紅。

在阮兮潭仔墘，像阮阿爹虎仔生兮體格<sup>koh⁴</sup>，咯有即款<sup>zit⁴</sup>兮力頭兮<sup>lat⁸</sup>，大概<sup>eˣ</sup>夠超過三个儂<sup>be⁷</sup>。厝邊頭尾定定有儂阿啫<sup>o¹ lo²</sup>阮阿爹夯糖仔兮代誌。阮讀北中兮時代，暗頭仔食飽飯<sup>gia⁵</sup>，<sup>cui³ cit⁴</sup>喙<sup>le⁹</sup>拭拭咧，時常行過店仔邊來阿同也個兜畫虎<sup>aˣ</sup>卵<sup>tau¹</sup>。阿同也兮老父老賢師（庄內有名拳頭師父），時常比大頭<sup>pi²</sup>母，來阿啫阮老父；講伊親目看，看阮老父捌一擺夯兩<sup>bat⁴</sup>包糖仔<sup>gia⁵</sup>，頂面<sup>koh⁴</sup>咯坐一个儂<sup>e⁵</sup>，真正是無簡單！上棧兮時<sup>zioN⁷</sup>，<sup>jiok⁸</sup>若無其事，面<sup>be⁷</sup>夠紅<sup>khui³ koh⁴</sup>，氣<sup>koh⁴</sup>咯夠喘。咯一擺，亦是伊親目看

，湴仔旺兮牛車，落雨天稠<sup>tiau⁵</sup>佇松仔<sup>cing⁵</sup>跤兮牛車路<sup>kha¹</sup>夠振動<sup>be⁷ tin²</sup>，<sup>tu²</sup>拄仔好阮老父來<sup>pe⁷</sup>，出一下力速<sup>sak⁴</sup>，牛車着振動<sup>tin²</sup>啦<sup>la⁹</sup>，……當我聽着即款兮言語<sup>zit⁴</sup>，食飯仔中央兮阮<sup>a²</sup>，感覺誠驕傲<sup>e⁵</sup>，<sup>ziaN⁹</sup>夠<sup>be⁷</sup>去想夯糖兮艱苦。

阮阿爹壯年時代，在高雄碼頭夯貨<sup>su¹</sup>，庶常穿一領白色兮台灣衫仔<sup>lim²</sup>，<sup>x</sup>跤穿that-bit（足袋），看起來威風凜凜<sup>khai³</sup>，真有英雄氣概<sup>ui³</sup>。阿爹唯高雄轉來，時常會紮足濟足濟好食兮物件；細漢兮我恰小弟食甲津津有味<sup>tin¹</sup>，<sup>m⁷</sup>嘅知序<sup>si⁷</sup>大儂出外食<sup>lua⁷ ze⁷</sup>儂濟風霜。

「肩胛頭有力通夯<sup>kah⁴</sup>，<sup>gia⁵</sup>嘅免歡喜<sup>m⁷</sup>；這則（才）是人生痛苦兮開始！」這是阿爹生前共我講兮話<sup>ze¹</sup>，已經將近二十五冬啦<sup>tia¹</sup>，我<sup>ka⁷</sup>嘅敢放<sup>la⁹</sup>夠<sup>m⁷</sup>記<sup>be⁷</sup>。我時常<sup>zit⁴</sup>唸即句話，思想阿爹人生兮悲情。

啊，歲月無情，文學有情。我卜用文學來記錄父親<sup>beh⁴</sup>時常穿一領台灣衫仔<sup>liok⁸</sup>、<sup>cing⁷</sup><sup>saN¹</sup><sup>kha¹</sup><sup>kip⁸</sup><sup>kiaN²</sup> <sup>si⁷</sup><sup>pi²</sup> 跤踏that-bit兮形影，以及伊疼痛困兒序細兮疼心。